

十四郎

春



【十四郎】
作品

这世上
有两件事总教人唏嘘不已
美人迟暮 英雄末路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春

十四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斩春/十四郎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306 - 5589 - 4

I. ①斩…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63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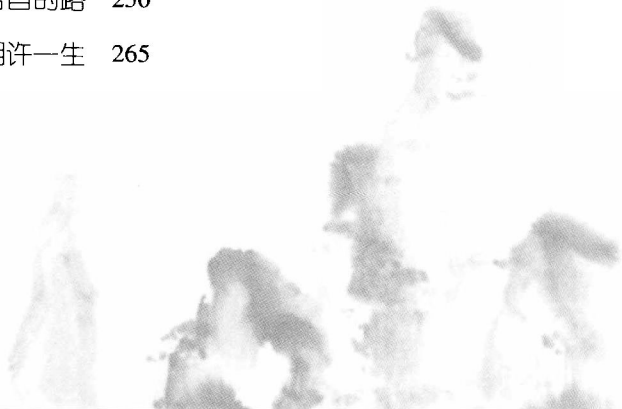
开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196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楔子	雪月湖	1
第一章	减兰山庄	3
第二章	菩萨与恶鬼	21
第三章	那一点心动	38
第四章	谁是猪	55
第五章	暗之物	79
第六章	上上签	101
第七章	自己的路	119
第八章	少年之死	138
第九章	湖上小酌	158
第十章	断腕	172
第十一章	我要你回头，看着我	186
第十二章	晏门	206
第十三章	抢钱夫妻	219
第十四章	蛮火	236
第十五章	各自的路	250
尾声	相许一生	265





楔子 雪月湖

伊春满身是血地醒过来，便见到一轮满月挂在天边，清辉万里，大得惊人，仿佛抬手就能摘下来。

很冷，彻骨的寒冷从身体每一个伤口裂缝钻进去，血液好像要被冻结。她吐出一口气，白雾旋转着升上去，一下子便消散开。

小小的一叶扁舟在玲珑碎冰的湖面缓缓摇晃，船身偶尔会和冰块碰撞，啪啪声在安静的夜里回荡。

伊春有那么一点儿反应不过来，湖畔积满白雪，天外高山重重，一切都好似一场梦。

深雪湖心的一场乱梦。

她应当还在开满茶花的一寸金台上练武，和杨慎拆了几招，他输掉一个馒头，似笑非笑地赖账。

也可能是与他下了山，露宿林间被蚊子咬个大包，醒来发现什么都没变。她在，她好好的。他在，他也好好的。

隐隐约约，听见拨弦声，跳脱悠闲，像一阵漫不经心的风。

叮叮咚咚，三弦琴在唱歌，有个男人也在和着拍子唱：玉宇净无尘，宝月圆如镜。风生翠袖，花落闲庭。

寂静的夜里闻得如此美妙的歌声，让人怀疑遇到了仙人。

伊春于是努力把脑袋往上抬，看见船头倚着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三弦琴在

清唱。

他穿着银红褂子，脖子上围了一条毛茸茸的紫貂围巾，色如美玉。脚边还安置一个小案，案上茶水正热，水汽氤氲，满湖馨芳。

她呆呆地看了好久，从喉咙里发出一个沙哑的声音，“……舒隽。”

2 舒隽放下三弦琴，低头望过来，那神情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说，最后只变成一句话：“你还留着一条命。”

她没有回答。

于是舒隽丢了一方帕子在她脸上，声音很轻，“再睡一会儿吧。”

伊春乖乖地闭上眼睛。帕子盖在脸上，又软又轻，还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幽香，不过很快就湿透了，冷冰冰一块贴在眼皮上，像是要结冰的刺痛。

她梦见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事，脑门子像是被挤得发疼。

最后所有东西都变成模糊背景，从泛着白光的深处绽放出一点一点的桃红，那是减兰山庄后山桃林，花开得正好，雨下得也妙，林中那个少年出现得更更是恰到好处。

他发脾气：我的名字是杨慎啊杨慎！把别人的名字念成那样，好得意吗？

他偶尔害羞：师姐今天这样装扮……倒是好了许多。

他亦是热情如火：我什么也不会做。伊春，只要你活着就比什么都好。

可惜她差一点点就要死掉。

救她的那个人还在弹着三弦琴，漫不经心地唱着：玉宇净无尘，宝月圆如镜。风生翠袖，花落闲庭。

整个茫茫雪夜都被笼罩在一层白雾里，被他的歌声覆盖着，静谧、悠闲、懒散。

伊春蒙着帕子，声音含糊，“舒隽，怎么是你救了我？”

他懒洋洋地“嗯”了一声，停下弹琴，歪着脑袋想了好久，最后淡然道：“大概……因为我有点儿喜欢你吧。”

她的回答出乎意料的快，“可我不喜欢你。”

舒隽走过去一把掀了帕子，神情似笑非笑、似恼非恼，“你拒绝得真直接。”

说着他索性坐在她身边，抬手在她脸上轻轻拍了两下，两眼望着远处的皑皑白雪，说：“你总会喜欢上我的。”



第一章 减兰山庄

阳春三月的某天，阔别数月有余的师父回到了减兰山庄。

伊春正在树下练倒立，听到这消息喜得一骨碌跳起来，拔腿就朝正堂跑，墨云卿在后面使劲叫：“跑那么快做什么?! 难不成还会给你带好东西?”

她只是笑，并不搭腔。

两人沿着山道一溜儿小跑，抄近路钻进正堂，隔着竹帘子隐约看见里面站着两个陌生人，师父正坐在太师椅上喝茶，也不知低声说些什么。

墨云卿一把揭了帘子进去，先叫一声“爹”，走到他身边，趁着行礼的工夫拿眼睛偷偷去瞄堂下的两个人。

伊春急忙跟着跑进去，瞪圆眼睛大大方方地打量那一男一女两个少年。

他俩年纪都不大，不过十三四岁的模样，脸上虽有些惶恐，但也掩不住好奇的神色。那女孩子见墨云卿的眼珠滴溜溜在自己身上转，雪白的脸顿时红了一片，咬着嘴唇似笑非笑，腮边两点酒窝若隐若现。

师父放下茶杯，并不理墨云卿，只和颜悦色地朝伊春招手，“伊春，过来，从今天起你们就多两个师弟师妹了。你们俩，过来拜见师兄和师姐，自己介绍一下。”

听说是新的师弟师妹，伊春心中登时狂喜。

减兰山庄本来是有很多弟子的，但因为师父严苛，修行苦闷，这些年七七八八都跑得干净了，只剩伊春一个人留下，墨云卿是师父的儿子，他不算。

少年上前一步躬身行礼，他生得瘦小虚弱，头发把脸挡了个严实，看不出

轮廓，加上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也不知打了多少个补丁，相当狼狈。

墨云卿嫌他邋遢，略皱了皱眉头。

少年低声说：“我叫杨慎，拜见师父、师兄、师姐。”

他的声音闷闷的，像含了块大萝卜。

这效果有点儿滑稽，伊春扑哧一声笑了。杨慎的目光透过浓密的头发，仿佛是她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退到了一边。

少女则娉娉婷婷地走上前，行个万福，声音像春天里的黄鹂，娇脆绵软，“文静拜见师父、大师兄、二师兄、师姐。”

骨头都要酥掉。

伊春忍不住低头看看自己，忽然明白了“邋遢”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用在自己身上一点儿也不冤枉。文静鞋子上那朵茶花大约都比她干净三分。

伊春回头看看墨云卿，自从文静来了之后，他的眼珠就僵在她身上，一寸也没移过。

她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

师父说：“杨慎和文静比你们小，日后大家是同门，要互相照顾谦让，不许胡闹。”

说完就摆手让他们下去。

一出门，墨云卿得意得仿佛刚出笼的老虎，第一个扑到文静面前，微微一笑，柔声道：“文静师妹，你是哪里人？今年多大了？”

文静低头浅笑，轻声道：“我是湖州人……今年十三。师兄呢？”

墨云卿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回头忽见伊春他们也出来了，他急忙把文静的袖子轻轻一拽，道：“走，我带你去安置客房，慢慢说。”

“师兄，师父说下午给咱们放假半天，要不要去山下玩啊？正好有两个新人……”

伊春一边说一边出来，却远远地望见墨云卿牵着文静的袖子，早已绕过了影壁，头也不回一下，仿佛没听见她的声音。她不由得愣了一瞬。

怎么这样，明明说好了下午要下山去镇上玩的。

她拔腿正要追，忽觉身后还跟着一人，赶紧回头笑道：“对了，你叫羊……羊……”

她记不得这个师弟的名字了。他实在不显眼，和明珠美玉似的文静比起来，简直是一团灰灰的破布。

“杨慎。师姐，我叫杨慎。”他躬着身子，这次嘴里没有含萝卜。

“对对，养肾养肾！”伊春连连点头，她口音古怪，好好的名字被她念得乱七八糟。

她一定是故意的。

杨慎突然抬头瞪了她一眼，浓密的头发下只有尖尖的下巴一晃即逝，脸色比常人要白，病态的那种苍白。一双眸子里像是藏了刀刃的寒光，有一种超乎他年龄的尖锐沧桑。

他很快又把头垂了下去，伊春急忙抬手去拨他的头发，“等下……”

他倒退三步，恭恭敬敬地拱手，“……师姐，失礼了。”

伊春只好把手放在衣服上尴尬地揪两下，“你……呃，你是不是不舒服？”

他没有回答。

空气好像有些凝滞，他是不是不高兴呀？伊春弄不明白，她素来迟钝，墨云卿时常恨恨地骂她“你是一头猪”！只因她经常把人弄得哭笑不得，她还不自觉。

“师姐，走了一天山路，我有些累了。”见她傻傻地不动，杨慎稍微提醒了一下。

她赶紧点头，“好，走，我带你去安置客房。”

其实，来了两个新人和以前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师父痛骂的人多了两个而已。

文静体弱，马步、练剑一样都不行，每天都要被师父说哭，自来了山上，眼睛就没消过肿，总是像两颗小桃子，都是哭的。

他上山前大抵是学了些杂门功夫，只是不精，刚开始师父让他和墨云卿两个男孩子比试比试。

那天正下着雨，雨丝细细密密。

伊春早早地给墨云卿留了书信，约好在后山桃林见。

她打着紫竹骨的伞，伞上还画了两只蝴蝶和一朵花，精致得很。她整个人也难得地打扮得精致，丁香色的新罗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上薄施粉黛，自觉不输给他人。

走到桃花林里，那桃花快要谢了，沉甸甸地垂下来，墨云卿就站在树下，抱着胳膊，脸上满是不耐烦。

伊春横看竖看，怎么看怎么喜欢，他往桃花树下一站，既漂亮又神采飞扬

的脸，像刚从云海里蒸腾出的朝阳，旁人都要靠边站的。

决定了，今天一定和他说。

她要问问他，自己这样打扮好不好看。

还有，他和文静走得太近了，虽然不如以前他和她走得近（她自己以为的），但总是叫她心里不舒坦。说不定他就是故意和文静好，来气她（还是她自己以为的）。

最后，她怪喜欢他的，想和他一起，不知他愿不愿意。

“到底什么事叫我？”见她不说话，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

伊春露出个温柔的笑来，心底到底有些忐忑，试探着问他：“吃饭了没？”

他眉头皱得更深，“你废什么话？到底说不说？”

伊春只得正色道：“好吧，云卿，我喜欢你，你看我如何？咱们和师父求情去，让他老人家做主好不好？”

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很怪，像是看到一群猪突然飞上天，喃喃道：“葛伊春，你方才说了什么？再说一遍？”

伊春脸上红红的，好像比桃花还要艳丽几分。

“我说，我喜欢你，想和你成亲，你同意吗？”

他沉默了好久好久，只听得到雨水打在伞上的啪啪声，伊春越等越觉得自己的心跳就和那声音一样杂乱。

他突然露出一个被侮辱或者被戏耍的愤怒表情来，眉毛倒竖，“你玩够了没？安分点儿行不行？老子生下来就是被你耍着玩的吗？”

伊春惊讶地瞪圆了眼睛，“我什么时候耍你了？我是说正经的呢。”

他厌恶地甩着袖子，把身上的积水掸掉，冷冷道：“你有过正经的时候吗？好吧，退一万步来说，你是认真的。你喜欢我，要同我成亲。你又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配叫我娶你吗？有这个时间，你还不如回去照照镜子！”

他转身就走。伊春赶紧追了两步，“哎，我真的是正经的呀！你冲我发什么火？文静当真比我好？”

他回过头来，只丢下一句话——“她什么都比你。说什么喜欢我，你是什么东西！”

紫竹骨的伞掉在地上，伊春站在桃林里发了很久的呆。

她向来迟钝，还不太能搞明白究竟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对待。

仔细回想一下与他相处的这八年，长久的时间，像流水一样从脑海里缓缓延伸开。

和他相遇的时候她才六岁，因为父母都是减兰山庄的下人，她便认定了自己将来也是要做丫鬟的，成日价拿着块抹布到处擦擦洗洗，权当练习。

从某方面来说，伊春是个很认真负责的好孩子。

后来在河边遇到墨云卿，他仗着主子身份骂着打着要她陪自己玩木剑，伊春被缠得不耐烦起来，夺过木剑刷地打在他脸上，将他打得在床上躺了三天。

谁曾想这一打却从此改变了她的身份，山庄主人当晚就找了过来。爹娘以为他是来兴师问罪的，吓得早早把伊春五花大绑丢在门外，随他处置。

山庄主人非但没有打她，反而还摸着她的脑袋夸她是好孩子，顺便把绳子给解了。

她爹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语带哭腔地道：“老爷，这孩子冒犯主子，实在是……天大的罪，任凭您处罚，我们绝不敢吭声！”

山庄主人于是笑道：“我看这孩子骨骼清奇，是个练武的好料子，干脆做我徒弟吧。”

说罢又低头问伊春：“如何，要跟着师父学武吗？将来把斩春剑给你继承。”

斩春剑锋利无比，寒光湛湛，是江湖上著名的兵器，亦是减兰山庄的代表。

伊春想，那剑利得很，拿来切菜切瓜，必然顺手至极，于是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减兰山庄的弟子。

听说减兰山庄的功夫是只传血亲，而且传男不传女，可她师父却硬是把旧规矩改了，打着什么不能闭关自守的名号，不限男女，招了四五个孩子进来传授武艺。

当然，伊春并不关心这些，她只知道自己身份变了，不是丫鬟，而是成了师父的徒弟，日后须得敬业地练武，不丢人。

从此她便跟着师父每日在开满茶花的一寸金台上习武。

连她与墨云卿，师父共有六个弟子，最大的那个十八岁了，成天被师父骂懒惰、好色忘本。后来伊春长到八岁的时候，大师兄就失踪了，听说是拐了山庄下的某户民家女子私奔了，有没有被抓到她就不晓得了。

再后来，伊春长到了十一岁，二师兄拐了三师姐也私奔了，临行两人还留下一封信，痛骂师父严苛似鬼，不近人情，气得师父当场把信撕了，派人下山捉拿，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在伊春十三岁的时候，四师兄偷了斩春剑想下山，被人发觉，师父砍了他

一条胳膊逐出师门，以后再也没看见过他。

伊春从此很少见到师父笑，他总是抿着嘴，皱着眉，指导他们剑法的时候，往往失神片刻，心思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

六个弟子，到头来只剩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女徒弟。师父偶尔喝多了，便感慨道：“为师收错了许多弟子，却也收对了个弟子。伊春，你要好好努力，别叫师父失望。”然后摸摸她的脑袋。

因着师父严厉异常，墨云卿也受不了，时常不是躲在后山桃林哭，就是当面和伊春吵架。

她学什么都又快又好，把他远远甩了几条街出去。下人超过了主子，这自然是不得了的。墨云卿看她非常不顺眼，常常当面骂她道：“男人婆！你比猪圈里的猪还脏！少凑过来和我说话！”

伊春于是便低头看自己湿淋淋的衣服和乱蓬蓬的发髻，自觉一切都很好，没什么异样，搞不明白他到底生什么气。

妹妹二妞人小鬼大，听她说起这些事，便挤眉弄眼地告诉她，“姐，我听说男人只会欺负自己喜欢的女人，云卿少爷是喜欢你吧？”

她仔细想了想，还真是那么一回事。以前大师兄他们都在的时候，也不见墨云卿挑他们的茬儿。

唉，这孩子，喜欢就大胆说出来，有什么好害羞的？他长得那么漂亮，后山桃林所有的桃花加在一起也不如他一个笑，她当然很愿意。

从此以后，她看墨云卿的眼神难免带点儿那啥啥。

有一次她听见师父和他私底下说话，师父说：“你总挑伊春的茬儿，我知道你看她不顺眼，因我向来宠她，你心里不满。你若真是不情愿，我便将她也赶走，山庄、斩春剑从此都是你一个人的，怎样？”

墨云卿急道：“你赶走了那么多人，眼下又要赶走她，是要我一个人在山庄里闷死吗？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伊春听了甚是感动，果然他心里是有她的。

她决定以后答应他，陪他下山玩，要对他好一点儿。

谁知过了半个月，师父又从山下带回两个弟子，一男一女。

男的叫杨慎，比伊春小一个月，今年十四岁。

女的叫文静，比伊春小一岁，今年十三。

文静来了之后，什么都变了。

她像是天边突然出现的一道绚丽彩虹，款款落入减兰山庄。

伊春也不得不承认，她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当真是人如其名，文弱安静。

文静怯生生地上前给师父和伊春他们行礼，声音也软得能滴出水，带着江南的口音，“文静拜见师父、师兄、师姐。”

让人骨头都快要酥掉。

墨云卿低低咳了一声，目光胶着在她身上，像火在烧，把少女白玉般的脸庞给烧红了。

他俩很快好得如胶似漆、蜜里调油。墨云卿再也不会喊闷了，十二个时辰都恨不得缠着文静，他根本没时间闷。

在连续三次被墨云卿拒绝下山玩耍的要求之后，伊春终于产生了一丝危机感。

像是原本认定属于自己的东西，突然要溜走。

所以她要找墨云卿摊牌，跟他说个清楚。

可她盘算过无数种可能，他会说什么，脸上有怎样的表情变化，是故作恼怒的羞涩，还是恍然大悟的喜悦。

就是没算到他拒绝得那么彻底。

好吧，那已经不算拒绝，而是羞辱了。

恍然大悟的人是她。

原来他根本不是喜欢她，不，这么说不太准确，应该说他心里其实特别讨厌她，嫉妒她抢走了师父的所有注意力，要不是因为闷得发慌，他绝对不会找她玩。

她根本是送上门欢迎人家来羞辱。

伊春在桃林里发了很久的呆，有点儿茫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去哪里。

头上沉甸甸的珠花，还有身上美丽又繁复的罗裙，怎么看怎么像个笑话。她叹了一口气，像是怜惜似的，摸摸柔软的腰带，要安慰的不是这身可怜的没派上用场的衣服，而是她这个自以为是的人。

春天已经过去了，这满山的桃花，也该谢了。

伊春转过身，就见杨慎清瘦的身影在桃花林里一晃而过。

对上她漆黑的眼睛，他难得露出一丝尴尬的神情。想了想，他解释道：“我不是故意偷听，只是不小心路过。”

说到这个杨慎，其实伊春以前根本没注意过他。

师父带人上山的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明珠美玉似的文静身上，压根儿没人看他。

在伊春的印象里，他就是个豆芽菜似的少年，爱用大把大把浓密的头发把脸遮住，很少说话，总是静静地站在一边，没有半点儿存在感。

那会儿师父让他们两个带新人参观一下山庄，墨云卿老早把文静给拐跑了，不见人影。

她就只好回头对一直默不作声的另一个新来师弟笑道：“我们也走吧。呃，你叫杨、杨……”

这位师弟简直黯淡得没有一点儿光芒，伊春连名字都忘了。

“杨慎。”少年低低开口，声音略带沙哑，“师姐，我叫杨慎。”

“哦，对对！养肾养肾！”伊春口音古怪，好好一个“杨”字给她念成“养”。

“养肾”两个字响亮地回旋在半空，周围不明所以的烧火大婶、搬柴大叔都好奇地望过来。

杨慎决定讨厌她一辈子。

伊春很快就发现这少年很了不得。

明明生得像豆芽菜，却执拗得令人惊愕，他玩命似的练功，仿佛身体不是自己的，性命也不是自己的。连向来严苛的师父都有一次忍不住开口让他不要操之过急，习武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话虽然这么说，杨慎可算是师父授业十几年来遇到的最为勤奋的弟子，加上天赋虽然不如伊春，却也比自家儿子要强，稍稍打磨便显出光彩来。师父不由得把专宠伊春的心思稍稍移了一些到他身上，甚至破例每日在酉时后单独指点杨慎一个时辰。

很明显，眼下杨慎与伊春才是他心爱并且关注的弟子，墨云卿虽是他的亲生儿子，却被排到了后面。

眼下她跟墨云卿告白的事情被这位沉默寡言的师弟撞破，他嘴上虽然说不是故意偷听，却不知在肚子里怎么笑话她呢。

伊春耸耸肩膀，“……没关系，反正就这样了。”

她已经闹了个全世界最大的笑话，所以后面再来什么笑话，她都可以面不改色。

杨慎默然地站在对面，也不知该说什么。

这事情当真尴尬得很，虽然他早就看出伊春喜欢墨云卿，也知道墨云卿心里压根儿就没她，不过自己撞破了此等场面，确实挺为难。

伊春走了两步，轻声道：“走，去一寸金台。上次的剑法师父还没教全，你很想学吧？我来教你。”

杨慎犹豫着点了点头，跟着她走了一小段路，到底忍不住，低声道：“师姐……”

伊春没回头，声音也轻轻的，“别安慰我，没事啦。”

他的声音更轻，“不是……我只是告诉你，一寸金台不是往这边走。”

她不由得停了下来。杨慎默然地看着她的背影，想了想，道：“师姐，今天就算了吧，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伊春索性把漂亮的紫竹骨伞轻轻抛在地上。

她转过身，勾起唇角露出一丝笑，“我真的以为他也有那么点儿喜欢我。以前，是他自己说，因为大师兄他们都走了，山庄里就剩我们两个，所以伊春不可以走，不然他会很寂寞。于是我留下没走。不过看起来，要先走的人似乎是他。”

杨慎垂下眼睑，隔了一会儿，轻声道：“世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师姐这么洒脱的人，应当能看开。”

伊春点点头，“嗯，你说得对。”

杨慎别过头，声音越发轻了，“所以……别哭了。”

伊春抹了抹湿漉漉的脸颊，叹道：“不，只是雨水而已。”

杨慎没说话。

手上什么东西黏黏的，很不舒服，伊春低头一看，才发现掌心红红白白，居然是先前抹在脸上的脂粉，这下好了，全被雨水淋湿了，自己现在只怕是个可笑的大花脸。

她赶紧用袖子使劲擦脸，然后发现脂粉又染在新罗裙上，真是乱七八糟一大片，她“哎”地苦笑了一声，“真是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这衣服可是第一次上身，回头娘要骂死我。”

杨慎将湿漉漉的头发拨到脑后，摸摸鼻子，突然开口道：“师姐今天这样打扮挺好的，和以前很不一样。”

伊春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这少年大抵是很少说这种安慰女孩子的话，耳朵都红了，他别过脑袋，故作自然。

真的没想到，第一个称赞自己打扮不错的人竟然是他。

她呆了半天，突然笑了起来，这次是真正的笑。

杨慎转身便走，早知如此他就不说了，这是什么破反应！

伊春赶紧抓住他，笑道：“好啦，谢谢你，养肾。”她忽然觉得这瘦弱矮小、总用头发遮住脸的少年看上去顺眼多了，于是又道，“养肾你也不错，以后必然是美男子。”

杨慎皱眉看着她，突然有点儿后悔自己多事安慰她，她的神经比老竹子还粗，根本不会受什么伤害。

“是杨慎啊杨慎！什么养肾！把别人的名字念成这样，你好得意吗？！”

他忍不住爆发了。

伊春赶紧纠正道：“对不起，羊肾，我再也不会念错了。”

她娘是外地人，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口音，伊春从小听习惯了也没什么，旁人听来，那口音确实土气得很。

“真是受不了你这人……”杨慎咕哝了一句，“今天不练啦，我走了。你也快回去。”

伊春摇摇头，把湿淋淋的发髻拆开，全部抹到后面去，用丝带系紧，“不，一起练剑法吧，我想找点儿事情来做。”

杨慎握住腰上的木剑，倒也有些佩服她，道：“也好。不过今天不学拂柳剑法，我陪你拆剑招，要耍多久都可以。”

话音刚落，只觉一道劲风袭面而来，他急忙用木剑架住，大叫：“还没到一寸金台呢！你动手也太快了吧？！”

伊春湿淋淋的长发在身后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说：“你接好了，我可不会手软！”

冒雨在桃林里拆了一下午的剑招，后果就是两人都发烧了，在床上躺了两三天。

师父来探病的时候，伊春正烧得头晕目眩、眼冒金星，把香炉当成茶水恭敬地奉上去。

于是师父无奈地叹息道：“去躺着，别乱动。”

爹娘在干活，家里只有妹妹二妞，她见到老爷就腿软，根本不敢进来端茶送水，师父只好自己倒了杯冷茶，只尝了一口便厌恶地丢在旁边。

“烧得厉害么？”他坐在床边，拧了新帕子给她盖在额头上，顺便把被子给

掖掖。

伊春鼻塞严重，一个劲儿摇头，“没事没事，师父，我明天就能上山了，您老放心。”

师父默然片刻，低声道：“云卿来求我，希望尽早和文静把亲事定下来，我已经答应了。”

伊春突然打了个大喷嚏，鼻涕满面，赶紧用帕子擦擦，“哦，好、好啊。有喜酒吃了。”

他用得着这么急吗？前天去找他摊牌，今天就收到他急着和文静成亲的消息。她跟他告白一下，又不是吃人，至于受那么大的刺激吗？

难不成还以为她会死缠烂打？

师父见她神色平静，便稍稍放下心来，又道：“文静年纪还小，才十三岁。我打算安排他俩先文定，等她及笄再正式大婚。”

伊春不晓得该说什么，只好干笑。

“伊春你是个好孩子。”师父突然发了一句感慨，“所以师父对你的要求也比旁人高许多。希望你能成才，继承斩春剑，让减兰山庄名满江湖。师父不愿你像普通孩子一样到了年纪就嫁人生子，蹉跎一生。”

伊春憋不住又打了个喷嚏，捏着鼻子说道：“我、我没事，师父，我知道的。”

“你和杨慎都很用功，师父很欣慰。杨慎如今所学不多，稍显稚嫩，我精力有限，有时候难免疏忽，你身为师姐，也算他半个师父，得空可以多指点他一些。”

这是当然的，她连连点头。

师父顿了顿，神色忽然严肃起来，“伊春，你知道若想继承斩春剑，需要怎样的试炼吧？”

“……知道。”

要继承斩春，并不是师父认同就可以。

师父的师父，在临终前早已留下锦囊，内封密策一条，写着继承斩春之人须得办到的一件事。只有出类拔萃的弟子才能有幸目睹锦囊里的密策，然后，谁先办到此事，谁就能得到斩春剑。

师父与她说这话，等于是告诉她，她与杨慎两人就是那有幸能看到密策的弟子，为了继承斩春，他们必须完成一个任务，谁先办好，就由谁来继承。

伊春咳了两声，哑着嗓子说：“师父，您是要马上决定谁来继承斩春